

你不在 以後

我在三十二歲的時候失去唯一的孩子，那時的她六歲。接下來的那些日子，只是一個永遠缺氧的深淵。

*Since I Don't
Have You*

露易絲·康德黎 Louise Candlish◎著

繆靜芬◎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Since I Don't
Have You

你不在以後

Louise Candlish • 著
繆靜芬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Voice 28

你不在以後

Since I Don't Have You

作者◆露易絲·康德黎 (Louise Candlish)

譯者◆繆靜芬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許景理

美術設計◆吳郁婷

校對◆許薇宜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SINCE I DON'T HAVE YOU by Louise Candlish

Copyright © 2007 by Louise Candlish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UK) Limited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1 年 3 月

定價：新台幣 360 元



ISBN 978-957-05-2598-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透過探索內心的聲音：了解發出聲音的內心

獻給

Miss Burton

謝辭

特別感謝我的經紀人克萊兒·派特森（Claire Paterson）給我這則故事的靈感，這遠超過她所應該擔負的責任，克萊兒，妳實在太棒了！另外感謝立妥布朗圖書（Little, Brown）的喬·狄金森（Jo Dickson）、露易絲·戴維斯（Louise Davies）和莎拉·拉斯汀（Sarah Rustin）不但讓本書呈現出更完美的風貌且那麼熱情的支持本書。

謝謝詹克婁與奈斯比經紀公司英國分公司（Janklow & Nesbit [UK]）的珍妮·麥克維（Jenny McVeigh）提供非常有幫助的見解；也謝謝詹克婁與奈斯比經紀公司的芮貝卡·法倫（Rebecca Folland）和夏綠蒂·波德曼（Charlotte Bodman）那麼努力替本書爭得更廣大的讀者群。謝謝立妥布朗圖書的艾力克斯·李察森（Alex Richardson），也謝謝該公司令人讚歎且盡心盡力的業務和行銷團隊。

在聖托里尼，感謝伊亞切利多尼亞別墅（Chelidonia Villas）的艾麗卡·莫埃徹——皮齊卡利（Erika Moechel-Pitsikali）和特里安塔菲洛斯·皮齊卡利（Triantaphyllos Pitsikali）。跟你們聊一個晚上等同於我自己做一年的研究啊——

多虧克里斯多福·莊斯頓（Christopher Johnston）提供我法律專業知識；奧利佛·韋金斯（Oliver Wilkins）提供私家偵探的實務經驗。另外，謝謝瑪麗安·吉伯斯（Marion Gibbs）和珍妮特·帕金森（Janet Parkinson）准許我一探倫敦詹姆斯·艾倫女子學校（JAGS）的畢業典禮，也感謝唐恩·泰瑞（Dawn Terrey）和菲爾·凱瑞（Phil Carre）替我建構了可愛的網站。

感謝我的姊妹珍 (Jane) 早先的評論和從頭到尾慷慨的支持；感謝雪倫 (Sharon) 和奈傑爾 (Nigel) 星期一下午的寫作休息時間；也感謝海瑟 (Heather)、筑恩 (June)、莫琳 (Maureen)、喬安娜 (Joanna)、米奇 (Mikey B.)、蘇 (Sue)、恰奇 (Chalkie)、榮尼 (Roni)、帕特 (Pat)、利卡多 (Ricardo)、麥特 (Mats) 和小薔 (Jo)、約翰 (John)、我父母，以及在這段期間使生活變得更容易、更有趣的所有其他人。還有，我實在感謝尼普斯 (Nips)。

最後，我發現在探訪伊亞時，卡迪歐·柯林瓦 (Kadio Kolyuva) 的《聖托里尼的伊亞，時空之旅》(Oia in Santorini, A Journey in Space and Time) 這本旅遊指南非常實用。

序

倫敦，一九八八年

我不記得我們到底是哪一天訂下協定的，不過這當然是珍的點子。我們三人當中，她最有可能堅持立場，或者說是激動到失去理智，至於是何者，得視你看事情的角度而定。奧利佛說她是我們之中的「急性子」。

那時我們在當地的咖啡館內。寶寶們在嬰兒車中睡著了，突然間，珍彷彿懷疑有人竊聽似的環顧四周的餐桌，接著壓低嗓子急切地說：

「我們應該許下承諾，要照顧彼此的小女孩。妳們要知道……萬一災難臨頭的話。」

喝著咖啡的我抬起頭來，有點錯愕。「災難」只會降臨在別人身上，不是嗎？就是報紙上讀到的那些人，事情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我身旁的瑪麗兒挑起一眉，我打定主意，先聽聽她怎麼說，再做出回應。如果珍是我們三人中的表演家，那麼瑪麗兒就是冷靜的現實主義者。

「父母雙方同時處於癌末的機率非常小。」瑪麗兒理智地說：「或者父母同時墜機身亡，但孩子卻沒有坐在兩人中間的機率也很小。相信我，珍，沒有人會變成孤兒的。」

珍扮個鬼臉，抓起一把她那濃厚的金紅色頭髮，這是她的習慣。她會將那把頭髮緊緊地繫成辮子，然後放開，讓頭髮再度散落在肩膀上。「那麼，即使只是父親或母親去世，」她和瑪麗兒目光交會，表情堅定。「托比因為工作的關係到處飛，不是嗎？他現在不就在遠東？」

「珍！」此刻的我確實感到震驚，但是瑪麗兒只是笑。「噢，謝謝妳那麼鮮活的想法，我會讓我老公知道他有必要更新他的人壽保險。」

「我是說正經的，瑪麗兒！這種事在所難免！」
我們三人面面相覷，停頓了一下。

「嗯，我贊成。」我說，她們看著我，兩人都跟我一樣，對我突如其來的認真感到訝異。無論我在我們三人之中扮演「哪一個」角色，我的某根心弦被觸動了，我不準備再對這句話充耳不聞。由於奧利佛持續盲目地加班，喝的酒多得嚇死人，我不喜歡那樣的想法：一旦我發生什麼事，艾瑪必須留給奧利佛的媽媽所安排的輪班保姆群照顧，或者情況更糟，是由奧利佛的私人助理負責安排。

「瑪麗兒呢？」珍問。

瑪麗兒點點頭，她兩側的深色短髮往前晃，落在雙頰上。「我當然贊成。妳們知道我會替這三個小女生做任何事情的。」

「那麼，就這樣說定囉！」珍高興地說：「我們就一起揮揮手，送她們進大學，只要真的能夠把她們送進大學。我想，牛津吧！不，哈佛好了！」

聽到這個想法，瑪麗兒咯咯地笑了起來，但我還不确定是否準備好讓自己的心境明亮起來。
「那麼她們也會永遠擁有對方囉！」

「如果剛好是這樣的話。」瑪麗兒說得妙。

「妳們在說什麼啊？她們將會是朋友。」珍義正嚴詞地聲明。

這時候，我真的笑了。我知道她們兩人的想法，和我一樣：如果我們的女兒長大後有幾分像我們這樣親密，那麼她們會是幸運的女孩。面對人生，她們會有三倍的能力、三倍的保護。

一切都是三倍。

第一部

……現在我六歲，
該有的聰明都有了，
所以我以為我會永遠六歲大。

米恩

A. A. Milne

第一章

倫敦，一九九四年六月

艾瑪六歲生日派對當天，媽媽們來接參加派對的小朋友回家時，都問我奧利佛到哪裡去了。這問話頗有一語雙關的味道，一來，畢竟這天是星期五下午，算週末，二來，大家都知道做爸爸的會替自己的孩子辦生日派對。

話中有不少帶著懷疑的強調字眼，等待回應：

「他不在家嗎？喔，多可惜啊！」

是啊！

「那麼，他一定是工作去了？因為出差走不開囉？」

不，他就在城裡的辦公室。

「那他不能離開嗎？兩、三個小時都不行嗎？」

顯然不行。

「哦，」露比·薛伍的媽媽萊絲莉說：「如果妳問我的話，那可是離婚的理由喔！」察覺到小露比是最後一個離開的孩子，讓我鬆了一口氣。

「瑞秋，過來喝一杯吧！」瑪麗兒從客廳門口喊道。我猜她已經在那裡站了好一會兒，等待適當的時機踏進來拯救我。「小女生都倒了，妳看！」

即使凱特的弟弟傑克在場，我們還是叫她們「小女生」。三個小女生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派對服裝一團團壓在身子下方，腳往外伸，白皙的大腿襯著骯髒的腳底。像初次登臺的小鬼在破曉時分終於平靜下來。她們周遭散落著成串的緞帶和飾帶、有蛋糕屑的盤子和皺巴巴的餐巾。不過所有眼睛都盯著螢幕看，全都同樣的癡迷。是迪士尼的《睡美人》，如果我沒有認錯的話。

凱特、黛西、艾瑪，三人形影不離，就像我們期望的那樣。凱特在中間，頭靠在黛西肩上。我心想（我經常這麼想），凱特的臉是她爸媽呈橫向交錯的綜合體，就像小朋友玩的畫畫遊戲，先畫出身體的某部分，然後把紙往下摺，傳遞給下一位小朋友，直到最後現出整個不協調的人形。那頭像刷子一樣茂密的棕髮是托比的——往下摺——淡褐色的大眼睛和纖細的鼻子是瑪麗兒的——往下摺——堅毅的嘴和下巴是托比的——往下摺——修長的脖子和纖細的鎖骨是瑪麗兒的。

黛西是另外一種不同的合成物，有珍的心形臉和信賴別人的清澈眼神，加上巴布較鮮明的輪廓。只有艾瑪的模樣是父母一方的完美縮小版，不過我從自己同年紀的照片中了解到，我迷人的地方甚至不及艾瑪的一半。艾瑪有藍色的大眼睛，虹膜像朦朧的花冠，顴骨已經高到令陌生人側目，頭髮呈現沒有一家美容院能夠在成人頭上複製的奶黃金色。大家都說，她將來會是個大美人。我會說，很難講，小心翼翼地掩藏住心中的驕傲。無論如何，她們都已經是美女了，不只眼前這三個，還包括每一個今天在這裡玩的手舞足蹈的小淘氣。

我轉身隨著瑪麗兒走進廚房，已在那兒的珍將少量走味的香檳倒入污跡斑斑的酒杯裡。「別倒那個了，我去弄些好東西來喝。」

我經過一片紫色汽球，然後是未拆封的禮物堆成的斜塔，右腳踝拖了一條銀線，接著走進奧利佛設在地下室的酒窖（這裡的溫度和濕度都由門邊一具難懂的裝置所控制），隨手拿了現成的好

酒，接著回到樓上，在幼兒構不到的碗櫥高處找到幾只樸素的水晶杯。

「嗯嗯，這酒真是好。」瑪麗兒邊說邊坐到廚房的一張凳子上。

珍笑了起來：「嘿！這是不是奧利佛藏在地下室給艾瑪二十一歲喝的東西？」珍裝出可笑又浮誇的男中音，瑪麗兒和我咯咯地笑了起來。只有忙著將碗盤放進洗碗機的我媽仍舊保持沉默，我看了她一眼，希望傳達這類談話純屬好玩，只是開個小玩笑，跟感情不忠絕對無關。

「妳真的不想加入我們嗎？艾莉莎？」珍問媽，她不喜歡忽略任何人。我稍早曾聽見珍問我媽，在希臘小孩的生日派對是怎麼個慶祝法，我還因此得提醒自己，媽媽像艾瑪這麼大的時候，還住在她的家鄉聖托里尼。珍的確期待參加盛宴和摔盤子以及轉大圈圈跳舞的細節，可是媽媽並不喜歡提及她的家鄉（除非警告我們她的家鄉被詛咒了），所以，體貼又有愛心的珍不得不放棄嘗試。

「媽咪，我們渴了，我們要喝果汁……」

「哎呀！壽星自己來了！」艾瑪過來擁抱了一下，她的頭緊挨著我的肋骨，挨到我蹲下來用雙臂環抱著她，把鼻子埋在她那秀美動人的頭髮裡，聞著她那介於檸檬和太妃糖之間的香氣。我心中納悶（我經常這樣想），什麼時候，這些擁抱會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生氣和要求在她臥房內看電視等等，還有永遠更大筆的治裝費。

六歲了，她還是我那小女孩嗎？或者她現在是個大女孩了？是她替歷史上的今天建立了里程碑。從她會說話開始，就一直說「等我六歲的時候……」或者「我想變成六歲，」或者「六是最好的數字。」並不是她以為人生從六歲開始，就像比較大的女孩可能認為人生從十六歲開始那樣，她還沒有那樣想過。應該說她認為六歲是一個可以達成的目標。女孩子喜愛背誦的英國作家米恩的詩

句就把這件事詮釋得很完美。

現在，艾瑪掙脫我的懷抱，朝我媽走去。「過來跟我們一起看電影，外婆。」媽握住艾瑪伸出的小手：「好吧！寶貝。」

我一直很開心見到她們倆那樣親密，也感恩自己和媽的關係因此而受益。現在回想起幾年前爸爸去世那時候，感覺很奇特，當時媽和我幾乎不講話，幾乎放棄了對方。（至少，我幾乎放棄了媽。如今，我有了艾瑪，我了解媽媽永遠不會有放棄我的想法。）那一直是個僵局，如果有人得以打破兩個成人之間的僵局，那人就是孩子。

我也過去坐了幾分鐘，因為我知道媽喜歡我們兩個都在場，各在艾瑪的一側，就像媽曾經有老公和孩子護衛她一樣。媽童年的大部分時間，一直有爸媽隨侍在側，所以她樂於三人行。

妳們兩個是我的一切……她沒有把這話大聲說出來，不過我知道她心裡是這麼想。是的，樂於三人行，但是，也要留意三人行的風險。

在廚房裡，瑪麗兒問我：「奧利佛哪裡去了？說正經的。」

「當然在工作。有幾個日本客戶來了。他從來沒有碰過這樣的大好機會。」

「天哪！他實在是會推託吔！不是嗎？」

我聳聳肩。「又不是世界末日。」

「嗯，我想妳非常善解人意，」珍說。她停頓了一下，先瞥了一眼敞開的門，接著小聲說：「尤其是發生了跟夏綠蒂有關的那件公事以後。」

那件「公事」。就某一點看來，很可笑，把感情出軌說成「公事」，尤其在奧利佛的例子裡，

對他來說，這必定是一件罕見的「非」公事插曲。夏綠蒂當時是剛畢業的培訓人員，是公司亟欲栽培、延攬的新成員。而我記得自己當時如何向瑪麗兒及珍泣訴跟她有關的一切，我需要她們倆提供的每一丁點安慰。不過其實我在哭泣當頭，就已經決定要原諒奧利佛了。

珍的雙眼發出怒火。「天哪！如果我逮到巴布跟別人在一起，我會和美國的那個女人一樣。那個女人叫什麼來著？拉比嗎？」

「巴比吧？妳是說切掉她老公老二的那個女人？」瑪麗兒咯咯地笑了起來。「我想，專門幫人修剪腳趾甲的妳，手裡的確有好幾把修剪刀。是不是巴布讓妳把工具擺在他的車子裡了？我想，現在就開始這樣做可能是明智之舉！先謝謝妳喔，我可不想被人家叫到法院去當品德證人。」

我大笑，自得其樂，不過珍的話還沒說完。「我認為感情出軌就是……我不知道……不可原諒。如果不再想要對方，為什麼不分手算了？」

靜默了片刻，瑪麗兒看了我一眼，她咬住嘴唇，顯然正在思考某樣跟人的特質有關的東西。我明白那可能是什麼，也知道可以仰賴她替我改變話題。在我們遇到珍以前，已經認識彼此好幾年了，因此有些事——尤其是某一件事——我只跟她說。夏綠蒂則是我們三個人可以共同討論的話題，那樣的感覺恰到好處，可是不包括接下來的事。

「妳認為妳跟巴布會結婚嗎？」她用她那種理性的語氣問珍，那是多年來跟國民醫療保健病患相處所磨練出來的。當然，她這話有一半意謂著：珍認為她跟巴布會分手嗎？

珍明白這點，她謹慎地朝門口看了一眼，接著答道：「他有時候讓我很生氣，不過他是黛西的爸爸。」

瑪麗兒點點頭。「是啊！如果很生氣是分手的理由，那世界上就沒有夫妻了。」那是典型的瑪

麗兒式評論。她肯定自己和托比的婚姻，連帶對其他不那麼模範的夫妻就有了這樣的容忍度：感情出軌、衝突，這些她所謂的「迷你型反抗」，沒有一項是不能克服的。不完美不僅要被原諒，還要被忘掉。就我個人而言，問題就在於記得太多了些。

「珍！嘿，寶貝，怎麼了？」突然間，瑪麗兒伸出一手環抱珍，令我非常詫異的是珍早已哭了起來。我起身向前將廚房門關上，然後走到珍的另一側。她憤怒地拔著自己的頭髮，眨著眼，大顆大顆的淚滑落雙頰。

「沒錯，天哪！這很蠢，可是這就是他有時候看待我的方式。他臉上的表情是輕蔑，他似乎覺得我比以前更容易生氣，可是我的做法並沒有不一樣，我知道我沒有。」

「是啊！」我說：「妳當然——」

「我只是很厭惡這一切，」她哼地一聲打斷我的話：「厭惡這一切！」她看向我身後光亮的櫥櫃以及廚房高處的窗戶。「我不知道，我們好像一直費盡心思地努力著，卻從來沒有從中找到任何答案。」

瑪麗兒輕輕地拿穩手中的酒杯。「妳精疲力盡了，寶貝。要不要這個週末瑞秋跟我照顧黛西，你們倆一起出門過一夜？」

珍搖搖頭。「我們現在很不好，沒辦法一起出外過夜。總之，我其實並不確定自己是不是想整個週末都一個人跟他在一起。」

「那麼吃個晚飯吧！」我說：「明天晚上，不然喝一杯也好，找一段你們兩個自己的時間，不要在你們的公寓裡。妳需要的就是這個。」

「謝謝妳們，這樣很好。」珍從工作檯上抓起一張粉紅色的派對餐巾，擦拭眼睛和鼻子。「天